



長望起歸興—— 文徵明金山詩畫與書法

■ 何傳馨

嘉靖元年（1522）八月，文徵明（1470-1559）由蘇州赴金陵（南京），途經鎮江金山，登山遊歷，眺望江景，在舟中作〈金山圖〉軸（圖1），並在畫幅上空白處界格，以隸書錄北宋詩人郭祥正（1035-1113）的〈金山行〉一詩，末二聯云：「百年形影浪自苦，便欲此地安微躬。白雲南來入長望，又起歸興隨征鴻。」意指欲安居於此蓬萊仙境，卻又思歸鄉里的矛盾，文徵明則藉此表達當時心境。又此畫與題詩的組合，與金山相關的繪畫、詩文及隸書風格淵源等，尚有待進一步探究。



圖 1 1522 明 文徵明 金山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2196

〈金山圖〉軸全幅構景簡單，金山據畫幅中央，山石磊磊，以淡墨鉤輪廓，暈染岩石，濃墨點苔，石坡上林木高大扶疏，濃淡點葉，稀稀落落，若有山嵐霧氣，顯示濃濃的秋意。左側坡岸迴廊環繞，山腰露出寺宇一角，山頂一亭子，憑空遠眺。畫幅空白處江水接天，波濤細如鱗紋，其間風帆數艘，點綴江面，更增添畫面的動態。

此畫《石渠寶笈·初編》（1745）列為上等，為 1751 年乾隆皇帝（1711-1799）南巡行篋之物。題詩下方空白處乾隆題詩，款識：「辛未南巡行笈中，攜待詔此幀，二月既望坐金山江閣因題。」1975 年故宮「吳派九十年展」圖錄展品解說，江兆申（1925-1996）先生形容此畫：「小山一撮，在萬頃波濤中，飛帆四面圍繞，但覺江天空闊，一望無際。全幅禿筆中鋒，筆力蒼健，雖隨意而筆墨精到。款書作唐隸，亦極蒼健。」對於此行行蹤有疑惑：「是年中秋，文徵明在南京，集中有金陵中秋詩，此圖成於八月二十二日，款中謂為登金山（在鎮江）渡金陵而作，一月中而再往耶？」

2013 年十月故宮舉辦「十全乾隆——清高宗的藝術品味」展，選展此圖，展品解說重在乾隆帝南巡至金山，以圖對景並題詩。2014 年故宮「明四大家特展——文徵明」，因展件維護所限，未選展此圖。至 2017 年故宮「行篋隨行——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」展，再次選展此圖，展品說明也著重在乾隆帝對於實景與畫對照的鑑賞觀。至於文徵明此圖畫與題詩的組合，與金山相關的繪畫、詩文及隸書風格淵源等，尚有待進一步探究。

〈金山圖〉畫與題詩

據周伯義編《金山志》（1904），金山有多處唐宋以來的名勝古蹟，卷首所附古圖中也標示慈壽塔、裴公洞、多寶塔、日照巖、朝陽洞、玉帶橋、鵲山、七峰閣、觀音閣等勝蹟（圖2），其中山頂上的慈壽塔始建於北宋，後來廢毀，至隆慶三年（1569）重建，文徵明作〈金山圖〉時自然未見，至於其他名勝，在文徵明〈金山圖〉中都省略了，只簡略的描繪了山腳的曲檻迴廊，山腰寺宇一角及山頂的亭子。

相對於畫幅的簡略，上端三分之一處，隸書長詩則頗見用心，選擇前人描述八月秋景的金山詩，原詩計168字，文徵明以12字一行，14行可寫完全詩，不過詩末第三句「便欲此地安微躬」衍一「窮」字，所以寫至15行第一字，接下來寫題識，末行留下一字空格，鈐蓋「停雲生」白文印，因此書幅形成完整的方塊。（圖3）原詩全文為：

金山杳在滄溟中，雪崖冰柱浮僊宮。
乾坤扶持自今古，日月彷彿懸西東。
我泛靈槎出塵世，搜索異境窺神功。
一朝登臨重歎息，四時想像何其雄。
捲簾夜閤挂北斗，大鯨駕浪吹長空。
舟推岸斷豈足數，往往霹靂撻蛟龍。
寒蟾八月蕩瑤海，秋光上下磨青銅。
鳥飛不盡暮天碧，漁歌忽斷蘆花風。
蓬萊久聞未成往，壯觀絕致遙應同。
潮生潮落夜還曉，物與數會誰能窮。
百年形影浪自苦，便欲此地安微躬。
白雲南來入長望，又起歸興隨征鴻。

此詩出自蘇軾（1037-1101）好友郭祥正（字功甫，1053進士，仕至國子博士、端州知州），他作詩才氣橫溢，時人讚為李白（701-762）後身。此詩在當時已受時人讚賞，南宋胡仔



圖2 清 周伯義《金山志》金山古圖 光緒三十年刊本 取自 Sturgeon, Donald 主編，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》：<https://reurl.cc/eXx12b>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11月17日。

（1110-1170）記載，「鳥飛不盡暮天碧，漁歌忽斷蘆花風」一句，甚為王安石（1021-1086）欣賞，並論此詩「造語豪壯，世多不見」，因此在書中引錄全詩（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卷四）自是廣為流傳，後世詩話類書皆多援引。蘇軾也曾多次造訪金山，他與金山寺住持佛印了元（1032-1098）的交往，帶有禪機的問答，留玉帶於寺的故事也盛傳於世。詩末二聯云：「百年形影浪自苦，便欲此地安微躬。白雲南來入長望，又起歸興隨征鴻。」意指欲安居於此蓬萊仙境，卻又思歸鄉里的矛盾心情。蘇軾《游金山寺》詩：「江山如此不歸山，江神見怪驚我頑。我

謝江神豈得已，有田不歸如江水。」（《蘇軾集》卷三）也和郭功甫一樣，在金山遙望江水，興起歸田園居的念頭。

這些事蹟文徵明當不陌生，嘉靖元年（1522）八月，由蘇州赴南京，是爲了參加鄉試，這是第九次行程，作此〈金山圖〉，並抄錄此則令人長望起歸思的宋人詩篇，可能也是紓解仕途不順遂的愁緒。

文徵明金山行相關詩與畫

文徵明曾多次游金山，並作圖賦詩，其中幾次又與他赴南京鄉試有關。¹如弘治八年（1495，26歲），第一次南京鄉試，舟行楊子江，見金焦二山在夕陽中「璀璨彤煌截濤起」，「凌亂煙光射金綺」的奇景，因作〈金焦落照圖〉卷（上海博物館藏）。²當時在南京工部任郎中，督理河道的吳瑞（字德徵，崑山人，成

化十一年進士）見此圖，寄詩二首，文徵明謝題長句，嘉靖乙巳（1545）爲吳徵子重書此詩並識云：「右詩區區少作，抵今五十又一年矣。偶先生令嗣少溪君言及，遂爲重書一過。雅意勤重，不能自揜其陋也。」

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，文徵明三十五歲，第三次南京鄉試，陳淳（1482-1544）爲伴，宿金山寺，有〈金山寺待月〉詩（《甫田集》卷二）：

浮玉山前玉露涼，晚潮微上月洋洋。

魚龍深夜浮光怪，雲樹遙空帶渺茫。

水國題詩酬一宿，中冷裹茗薦初嘗。

江風吹酒不能睡，起踏松陰自繞廊。

金山又名浮玉山（《金山志》卷一，形勝），詩中描寫借住寺中，品茗品酒，月夜不能入睡，見江中魚龍浮動，雲樹渺茫，似乎對於此次赴考有所期待。集中此詩後接〈金陵客樓與陳淳夜話〉：「卷書零亂筆縱橫，對坐寒窗夜二更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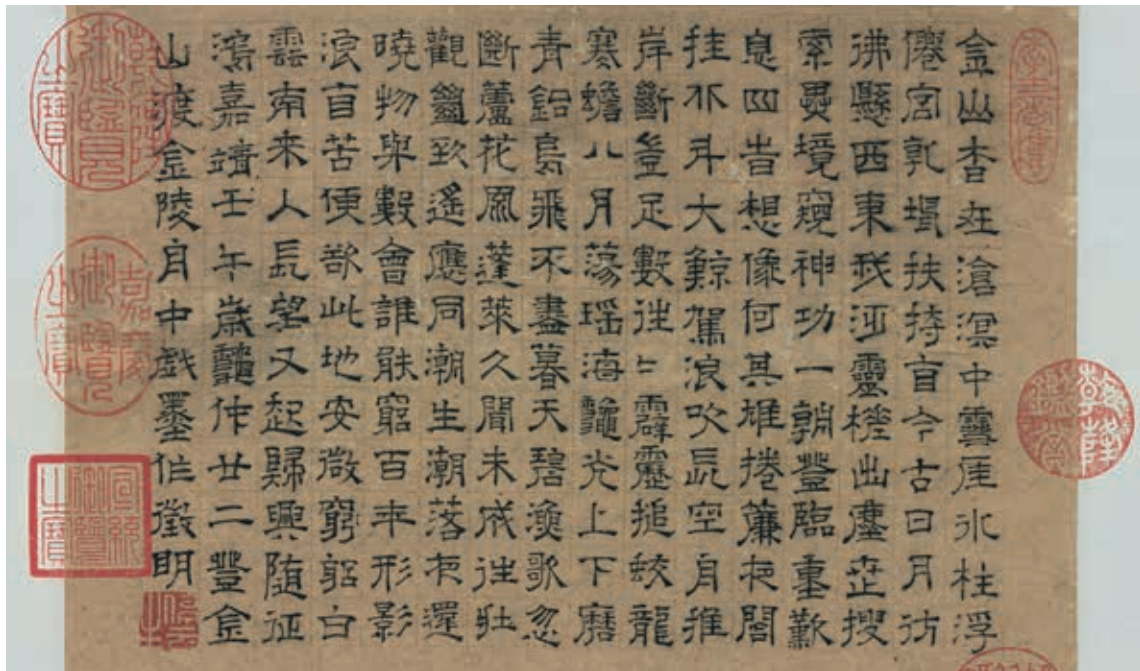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明 文徵明 金山圖 題詩

奕世通家叨父行，十年知己愧門生。高樓酒醉燈前雨，孤榻秋深病裏情。最是世心忘不得，滿頭塵土說功名。」也顯示對於世俗功名不能相忘，追逐於塵土中的矛盾心態。

另有〈舟中望金山〉一首（《甫田集》卷五），後接〈失解無聊用履仁韻寫懷兼簡蔡九達〉，後一詩周道振、張月尊編《文徵明年譜》系於正德八年（1513），四十四歲，第六次南京鄉試後，推測〈舟中望金山〉即作於此行途中。詩云：

一笑推蓬見碧岑，可堪行役負登臨。
舊游誰見三年夢，回首空餘萬里心。
初日樓臺相映照，凌波草樹自浮沉。
無由去汲中泠水，臥聽寒潮雜梵音。

詩意上承前一首〈金山寺待月〉，不過這次行程匆匆，未能登臨留宿，品嘗中泠泉泡的茶，臥聽潮水與鐘聲。舟中推蓬遙望，回想三年一夢，只空餘無限的期望。

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秋天，文徵明五十歲，第八次南京鄉試，子文彭侍行。集中有〈金陵客懷〉詩（《甫田集》卷八，《年譜》頁358）：

青衫潦倒髮垂肩，一舉明經二十年
（1495初次赴考抵今，計24年）。老大未忘餘業在，追隨剛為後生憐。槐花十日金陵雨，桂子三秋玉露天。壯志鄉心兩無着，夜呼兒子話燈前。

又〈登觀音閣〉（同上）：

紺殿彤樓凌紫煙，危欄飛磴撫蒼淵。
陰崖直下千尋鐵，秋水平吞萬里天。
身世波濤舟楫外，乾坤勝概酒樽前。
解衾恨不中宵住，白鷺洲南月正圓。

「觀音閣」為金山寺內勝地，當是此行再登金山有感而作。次年（1520），又作〈金山詩追賦〉（《甫田集》卷八），追憶去年登金山之行。（前有〈庚辰除夕西齋獨坐閱壁間王孟端畫竹……〉一詩）：

白髮金山續舊遊，依然紺宇壓中流。
沙痕減沒潮侵磴，帆影參差日映樓。
江漢東西千古逝，乾坤高下一身浮。
謫仙故自多愁緒，更上留雲望帝州。

延續前幾首詩意，描寫寺宇，潮水，帆影，在此遼望江景，貫穿東西，縱橫古今，感慨萬千，末聯寫謫仙李白，在另一首〈送何少宰左遷南京工侍二首〉中，亦有「百年富貴浮雲淡，萬里江湖白髮生。李白從來多感慨，鳳凰臺上望神京。」之句。（《甫田集》卷十）

至1522年，五十三歲，第九次南京鄉試，作此幅〈金山圖〉軸，並題寫前人金山詩。從1495年至此年，總計五次途經金山，留下與金山相關詩四篇與兩幅畫作。此後不再赴試，因此未有相關詩與畫作，直到二十二年後，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，七十五歲，以事至金山，因錄舊作〈金山詩追賦〉並補圖於前。（圖4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）



圖4 明 文徵明 行書金山詩並圖 卷 局部 ©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北山堂惠贈 1995.066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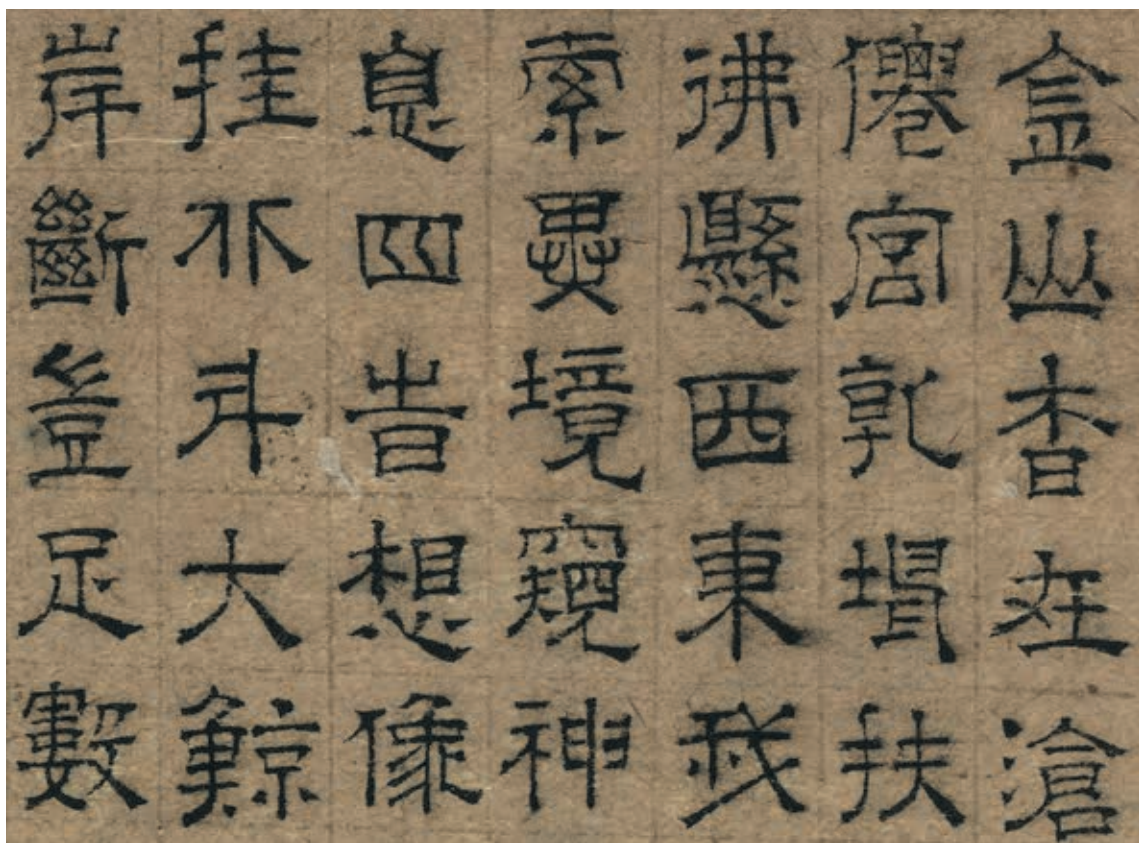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明 文徵明 金山圖 題詩 局部

至於前述江兆申指出〈金山圖〉在八月二十二日赴南京舟中作，而是年中秋在南京，有〈金陵中秋詩〉，「一月中而再往耶？」按此詩見《甫田集》卷九（頁239），未有相關年歲可稽。文徵明常游居南京，〈金陵中秋詩〉或未必為是年，當可為先生釋疑。

隸書題詩及書風淵源

〈金山圖〉上方文徵明依畫幅空間，仔細計算每行字數，畫界格後書寫。依循隸書橫平豎直的原則，圓筆與方筆兼用，如橫畫起筆或回鋒圓頓，或如楷書斜下後再橫出；豎畫亦然，起筆或回鋒圓筆，或如楷書斜按後再引筆直下。橫轉豎筆也有這種圓筆方筆並用的情形，有的是中鋒提筆圓轉，有的是如同楷書的方筆折肩。此外撇筆或作圓筆藏鋒，或重按後向上鉤挑，形成明顯的挑筆，波筆重頓後快速提起，形成勁利的波磔。全幅字形略高長，亦近於楷書，與漢隸之方扁略異。（圖5）

文徵明各體書皆能，相對於楷行草書，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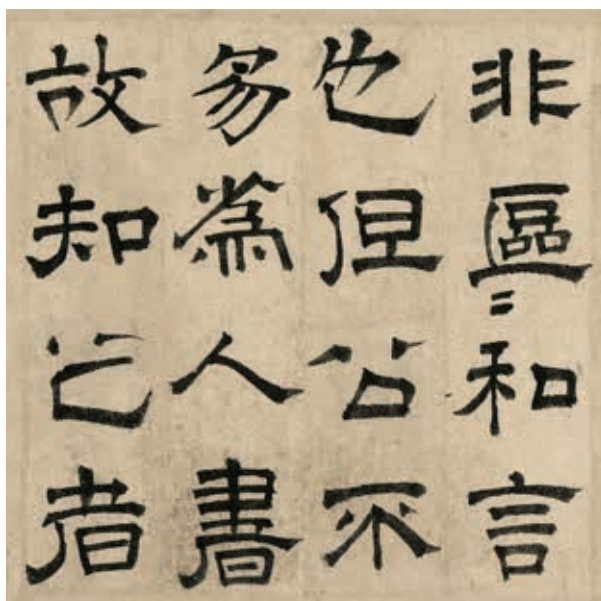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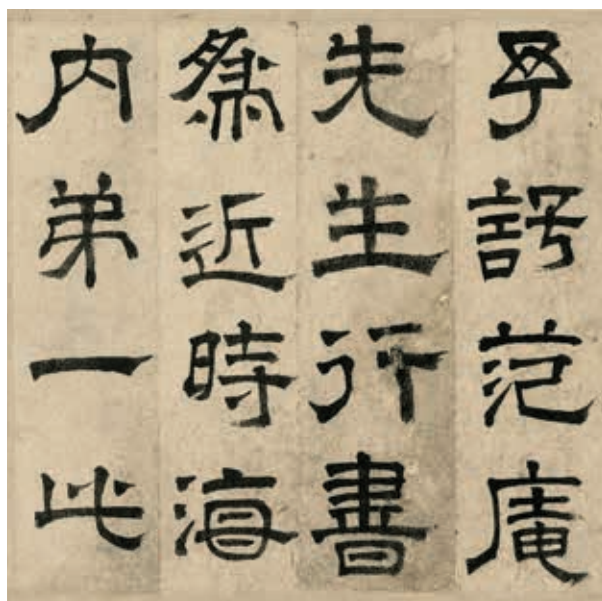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 1504 文徵明 跋范庵書石湖詩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70



書少見，隸書尚可從存世書蹟考察其發展。早期如 1504 年，三十五歲跋〈范庵書〈李應禎〉石湖詩〉冊（圖 6），結體方整，運筆謹飭，勾挑波撇多有楷書筆意；中年如此幅〈金山圖〉題詩，端整勁健，漸露鋒芒。1530 年，六十一歲〈題文伯仁畫楊季靜小像〉卷（圖 7），筆勢方折勁利而又能渾厚。至晚年 1545 年，七十六歲〈四體千文〉卷（圖 8），運筆純熟秀雅，結體趨於扁闊，展現古樸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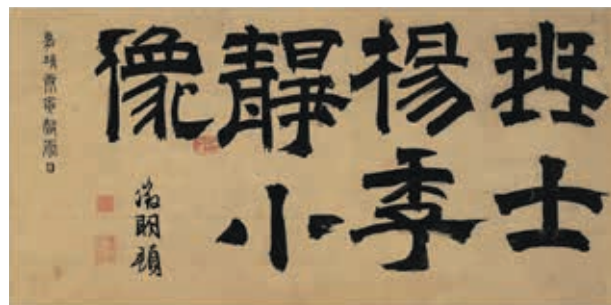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 1530 文徵明 題文伯仁畫楊季靜小像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061

明清評論者認為文徵明的隸書成就能超越唐代，上溯三世紀初曹魏時期鍾繇（151-230）及梁鵠（活動於三世紀初）。如 1561 年文嘉（1501-1583）跋前述文徵明〈四體千文〉稱：「隸法鍾元常」。王世貞（1526-1590）撰〈文先生傳〉，謂文徵明：「八分入鍾太傅室，韓（擇木）、李（潮）而下，所不論也。」（《四部稿》卷八十三）又謂：「古隸在明世寥寥，聞雲間陳文東（璧）頗合作，然未之見也，獨文太史徵仲能就遺法於鍾、梁，一掃唐筆。乃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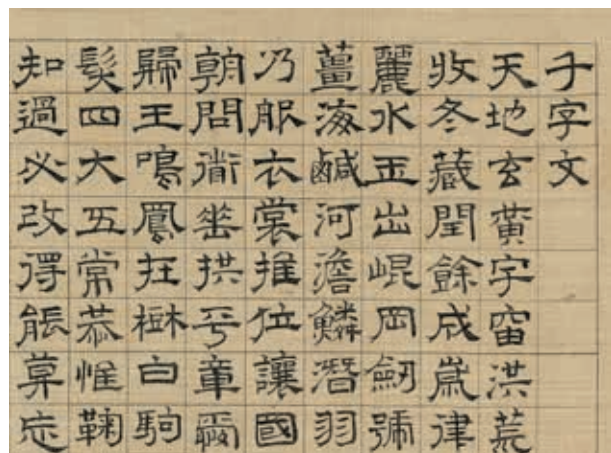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8 1545 文徵明 四體千文 卷 隸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103

彭繼之，亦自適雅。」（《四部稿》卷一五四）

王世貞所謂「古隸」是指傳為鍾繇或梁鵠所書〈勸進表〉（公卿上尊號奏）及〈受禪表〉（《四部稿》卷一五四），孫鑛《書畫跋跋》闡述其意，論此二碑：「余始絕喜〈泰山銘〉，見此而忼然自失。二碑余皆有之，雖磨剝甚，然字猶半可識，真斬釘截鐵手也。余不解隸法，至觀此碑，則把玩不能釋手，明皇〈泰山銘〉何可倫，惟〈夏承碑〉堪伯仲，然此是舊石，筆意猶大半存，率更正書險折法多從此變出。」（《書畫跋跋》卷二）至清代王澐（1668-1743）也認為文徵明隸書「專師鍾繇〈勸進〉、〈受禪〉二表，而兼取歐陽詢房彥謙碑。」「筆力斬絕，深得元常遺意」。（《虛舟題跋》卷八）

〈勸進表〉即〈公卿上尊號奏〉碑，刻立於魏黃初元年（220）以後。〈受禪表〉約立於同時。兩者似同一人書，沿襲漢代隸書端謹方整

一路，運筆有「折刀頭，斬釘截鐵」的特徵，為漢隸之一變，不復渾樸高古，³王澐稱此變為時代趨勢，自然產生：「曹氏篡漢後，書法便截然分今古，無復漢人高古肅穆之風，猶義之書蘭亭，破壞秦漢渾古風格，為後世妍媚者開前路，此昌黎譏右軍，謂義之俗書駢姿媚也，要知風會自然，作者所不能自主者也。」因此文徵明師此二表，雖然是變革後曹魏時期的今體，不及漢隸的渾樸高古，但已能「一掃唐筆」，並影響後人。不過文徵明隸書並非異軍突起，驟然獲此成就，從元代到明初善隸書書家如蕭維斗（1241-1318）、石巖（1260-1344 以後）、虞集（1272-1348）、吳睿（1298-1355）、沈度（1357-1434）存世隸書書蹟，可以看出時代趨勢及承傳脈絡，在以行、草書為創作主流的時期，文徵明等所傳承的今體隸書反而顯現出古樸典雅的氣韻。

作者為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

註釋：

1. 2021 年 11 月間筆者指導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研究生柴夢原、疏沛原研究中大文物館藏文徵明〈金山圖〉卷，兩位研究生提出文徵明金山詩畫似與赴南京鄉試有關，但未有進一步探究，本文所舉詩文與畫作，實可印證。
2. 圖版參見施馬琪等編，《明畫全集·第五卷·第一冊·文徵明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9），圖 1。
3. 參見于濶素譯，《書道全集·第三卷·三國·西晉·十六國》（臺北：大陸書店，1976），圖版 55-58，頁 164-165，內藤乾吉解說。